



埤雅卷第十四

釋木

栗 柏 檉

桂 梓 梧 柳

枌 榛 桐 楸

棋 榴 柘 櫻桃

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萊蝟自襄故先賢云皂者
柞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穀者李梅之屬國語曰

大天守尚書丞在柱國長都開國公賜家全表



婦摯不過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爲棗取早敬栗
取恂栗東觀書曰栗駭達轉蓋今栗房秋孰罅發
其實驚躍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
詩曰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
栗言國君有財而不能用猶之山隰不能自用其
材故人卒取之以爲用也然則秦詩曰阪有漆隰
有栗何以爲美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秦仲旣見
君子有禮樂之好故道此以爲戒言宜並坐鼓簧
今不能及時以自虞樂則壯者其董老者其亡矣
此其所以爲美也董之爲言跌也易曰日吳之離

不鼓缶而歌則大董之嗟凶與此同義傳曰其言
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自母言之則爲賢母自
妻言之則未免爲妬妻蓋言之異有如此者相法
曰白如截肪黃如烝栗今黃玉謂之栗玉義蓋取
此內則曰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按儀禮曰棗烝栗
擇蓋烝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

柳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
生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
道何以異此又况植之之人寡而搖之之人衆乎

松柏醜茂桑柳醜苑詩曰苑彼桑柔又曰苑彼柳斯是也蓋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苑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謂之苑也苑柳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言柳之苑非若松柏之茂未幾而衰矣然人尚庶幾息焉以言幽王之不可朝事曾苑柳之不如也東坡朔集曰首陽爲拙柳下爲工一作柱下爲工柱下老子柳下展禽也二說皆通大戴禮曰正月柳梯梯者發乎也本草曰柳華一名絮抱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爲炭則億載不敗此言養生之經有益如此故廣成子以謂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而吾形未嘗衰也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宮牒細瘦謂之柳腰

楸

釋木云大而皴楸小而皴榎榎早脫故楸謂之秋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名三時芋从子黃从寅亦从夕舊从酉菱从亥芋从丁茂从戊芭从己華从幸婆从癸之類命以一歲支榦故曰草命一歲也夢書曰

榆爲人君楊爲使者楸爲讀謁今柳謂之絲楸謂
之線按楸有行列莖幹喬聳凌雲華高可愛至秋
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述異記云越人多橋柚園
歲出楸稅謂之楸楸戶中山又有楸戶著名楸籍
者也

櫻桃

櫻桃爲木多蔭其果先熟一名荊桃一名含桃許
慎曰鸞之所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鸞桃則亦以
鸞之所食故謂之鸞桃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
羞以含桃言薦新也其顆大者或如彈丸小者如
珠璣南人語其小者謂之櫻珠字說云櫻主實么
稗乘澤如嬰者考主材或就堅以如考者

柏

柏一名檮雜記所謂檮以檮者是也柏性堅緻
有脂而香故古人破魚鱗用以搗鬱詩曰汎彼
柏舟在彼中河言柏非可以爲舟特非柏之所
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況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
如此則欲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
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云天謂父也蓋毛讀序
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

已故稱毋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王文公曰槐黃
中其華又黃懷其美以時發者也故公位焉松華
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
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詘所執躬主者以此公
用直所執相主者以此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
曲縱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檜以直而從之檜
以曲而會之世云柏之指西猶磁之指南也

梧

名概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
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橐鄂皆五

焉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
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閭來風桐乳致巢是
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生矣于彼朝陽蓋梧桐以譬才之柔今朝陽以譬
德之溫厚莊子曰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
此言精大用則竭神大用則弊故二子疲或枝策
而立昏或據梧而瞑也

桐

此即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曰白桐巢子冬結似
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

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華則以其華而不實曾思魏曰桐葉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炒其實噉之味似菱芡桐有三華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生於高岡今亦謂之岡梧蓋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比桐有岡之號毛詩傳曰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陶氏云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岡桐無異唯有華子爾岡桐魚子是作琴瑟者皆不足據按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才

琴瑟岡桐子大有汕與陶氏之說正及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棘懼悌君子莫不令儀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懼悌君子莫不令儀杞棘剛木故詩以況令儀椅桐柔木故詩以況令儀淮南子曰梧桐斷角馬羸截玉言柔弱之勝剛強如此論衡曰楓桐速長故其皮膚不能堅也老子曰大器晚成豈不信哉孟子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又曰舍其梧櫝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梧雖桐華也而梧下桐上櫝雖梓華也而櫝下梓上故桐梓者愛身之譬也梧櫝以況眉背而已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

木名木之後華者也釋之故曰始易禘曰桐枝滿
羶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淮南子曰
桐木成雲言其升氣可以造雲云遁甲曰梧桐不
生則九州異名之曰桐似本於此桐系木也而虛
其心若能同者父喪杖竹母喪杖桐竹有節父道
也桐能同母道也母從子者也舊說梧桐以知日
月正罔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敷一葉為一
月有罔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
則九州異君

柘

柘宜山石柘宜山阜楮宜澗谷柳宜下田竹宜高
平之地崔豹古今註曰柘實曰椽棘實曰棗桑實
曰葇柘實曰佳佳言佳馬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
人取材柘為上楨次之檠桑次之楛次之木瓜次
之荆次之竹為下蓋弓材莫良於檠元良於柘故
皇矣先其檠後其柘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
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

椒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木
有針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檄醜萊桃李醜核

言桃李屬皆内核椒櫟屬皆外菜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來水銀菜莖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不上達故詩以譬沃也言沃盛強能脩其政然其馨香下達而已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朶沃以友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則猶之椒也其實蕃衍而至於盈升盈朶也先盈升後盈朶則古者朶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朶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朶朶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朶相備而已莊子曰常以袞椒雖踰締綵然久則臭椒故天下之理有初雖若佳後

更爲害不可不察也

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即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爲木玉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履言王者造始作爲典則以授諸侯則旣勤樸斲之譬也諸侯致飾嗣其功而終之則惟其塗丹履之譬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其宮中所

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宮室之時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之几杖則起其類是乎尸子曰荆有長松文

榛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爲女塾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言圃有樊園有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鳩鳩在桑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者梅後

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如此亦其榛卑小於棘棘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況愈下也賦云榛栗罅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此讀茅爲茅之誤也莊子曰担公賦茅朝三而暮四衆担皆怒茅小栗也

櫛

木卧死爲翳立死櫛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阜陶之狀色如削瓜以此非相蓋不足以非之詩曰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柶啓之辟之其檉其楛攘之剔之其檠其柶言周公之新

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宮室之時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之几杖則起其類是乎尸子曰荆有長松文

榛

二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爲女摯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言圃有樊園有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者梅後

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如此亦其榛卑小於棘棘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況愈下也賦云榛栗罅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此讀茅爲茅之誤也莊子曰担公賦茅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茅小栗也

榴

木卧死爲翳立死榴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阜陶之狀色如削瓜以此非相蓋不足以非之詩曰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柶啓之辟之其檉其楛攘之剔之其檠其柶言周公之新

民刊除林木以治田作室其始作之屏之者樛翳而已既又就者衆也無所居焉則其修之平之也及於灌樹其啓之辟之也及於樛樞至其尤衆也無以處之則攘之剔之至於糜柘糜柘材之美者人之所恃以蠶也蓋論道則木以不材生議政則木以不材死故莊子言散樗以不材終其天年而是詩又言刊除材木始於樛翳不得已而去之然後及於糜柘此古之人所以處乎才與不才之間猶曰似之而非也

樛

釋木六樛羅樛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縷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爲上故穆公植之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樛者言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棘謂之縷杉謂之紗樛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棘縷也羅錦明杉錦暗今虜人有棘縷器其文如縷綺狀又下於杉錦矣爾雅曰檗赤棘白者棘

桂

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

王難見於帝蓋桂藥之長也凡木葉皆一脊惟桂
三脊桂之輩三一曰菌桂葉似柿葉而尖滑鮮淨
蜀都賦所謂菌桂臨崖者即此桂也二曰牡桂葉
似枇杷而大爾雅所謂棗木桂者即此桂也菌桂
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三曰桂舊云葉如
柏葉者即此桂也皆生南海山谷間冬夏常青故
桂林桂嶺皆以桂為名也本草言桂宣導百藥無
所畏又云菌桂為諸藥先聘通使故說文以為百
藥之長也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言此皆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桂猶圭也久服通神

若服以祀宣道諸藥為之先聘若執以使又謂之
校能侵他木斃之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
草生徐錯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
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也然桂之
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
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
夫木自其性相制爾越絕書曰人固不同慧種生
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鯨生禹考之
殆不然矣異書云月中有桂有一人常斫之木
齋隨合

粉

粉白榆先敷後葉著夾榆性府地所扇各與木等
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託以息焉東門之
粉一章曰東門之粉宛丘之相子仲之子婆婆其
下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一章曰穀
曰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言風化之
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
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之道
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於是有粉相之陰焉則人
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澗之民桑麻

不種繭綌不治衣多弊僂多穿管子請沐途旁之
枝使無尺寸之陰焉是故也內則曰葦苴粉榆兔
薺蒲漚以滑之兔新生者薺其乾也葦苴粉榆初
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兔也淮南子曰槐之生
也凡口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字說曰榆漚滑故謂
之俞蓋俞而有刺所以爲至粉俞而已安可長也
以俞爲合乃平乎分夫很如粉俞如粉皆分之道

榘

木高丈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
句來巢是也子休房生箸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

如珊瑚噉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枰棋古今註曰
 一名樹密一名木錫寶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木
 為屋近酒能令酒味薄曲禮曰婦人之枰棋榛脯
 脩棗栗根取卷曲榛言至棗言早栗言恂栗故曰
 以告虔也

埤雅卷第十四

音釋

音釋

榴側師

粉狀云

棋供為

棗求

棗迷

坐否

枋方

駝昔

榎買

芋史

菴真

菴有

箇由

菱皆

芋頂

芭死

櫛若六

訕屈

櫛子庸

櫛楚

香托

斃蕙

櫛負

櫛如至

櫛於

檠於草

檠所賸

綏去逆

櫛於縛

狙狙

葛支

櫛側

櫛救貞

棟丑足

棟余

檠下葉

絲古木

初計

莖心

莖核

補志酒 髓髓 莖火結 粉之云 飴其之
 所結堅 拱居冢

釋名卷第十五

釋草

荏	竹	蓬	蒿	繁
蕭	荇	蘋	藻	海藻
荏	芥	菱	虞蓼	卷耳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相杜國兵部開國公勳纂全德隆四撰

竹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从竹爾
 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

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斲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為竹矣震東方也故震為蒼筤竹而已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芟其繁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枝幹茂摧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車例非用水也傳曰淇衛簡簞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楛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為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

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簧如簧言盛也且曰如簧則又以明其為竹矣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故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然則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

言原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叢嫩
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是雖有室豈足樂哉故考
室之詩首章如此竹譜曰北方寒水至冬地凍竹
根類淺故不能植為是故也爾雅又曰莽數節枕
枝四寸有節叢堅中簡茶中凡此皆竹之類一疏
一數一虛一實爾雅又曰蕩竹孫炎以為關節為
蕩按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蕩蓋簫屬明非數節者
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即華實而枯死實
落於土復生六年成嵯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
焦舒花而株槁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為

竹固效入桐方法地又曰竹者愛也桐者痛也竹
外節桐內節喪禮以登於父故為奴替則其節有
不得過於外矣凡桐制杖亦以明其昔禮大父不
可亢也然母亦豈可略哉故齊衰杖桐制之使勿
亢而已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竹
用瓦言味木言斲用備也竹曰不成用土其質
之木曰不成斲土其文言之其曰瓦不成味則
言以受飲食又不足成味也荀子曰木器不成
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
其義一也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

也蓋竹从倒艸竹艸也而冬不死故从倒艸一曰竹倒種故从倒艸其萌曰筍筍从竹从日竹之日爲筍解之日爲竹一曰以旬旬內爲筍旬外爲竹今俗呼竹爲姑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毋

蓬

釋草云蓬彫蓬蒿秦蓬詩曰首如飛蓬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上如蓬木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木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騶虞一章曰彼茁者葭二章曰彼茁者蓬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

詩以言庶類蕃殖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莊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自達者也商子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爲舟觀轉蓬而知爲車然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从逢東觀漢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子口無儀法程式蜚搖而魚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大夫以刺幽王

蒿

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爾雅曰繁之醜秋為蒿蓋
繁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為蒿也又曰蒿藪
蔚牡敢今人呼青蒿香中多啖者為敢青蒿蒿背
之不自若也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
匪莪伊蔚言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昏華視莪
以為蒿蔚也蔚大於蒿故前曰蒿後曰蔚也莊子
所謂蒿目放於此乎說文毛从蒿省蓋五十象艾
六十象蒿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莊子曰是其
小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
子曰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鳩巢數至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
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
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
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此
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
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

繁

蒿青而蒿繁白而繁爾雅曰繁縹蒿白蒿也葉處
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細艾者所在
有之故曰縹蒿也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為蒞箋云

豆薦藜菹是也。一曰由胡。廣雅曰由胡白蒿也。北海謂之旁勃。夏小正曰繁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繁所以祭也。于沼于水之外也。于沚于水之內也。苻采之左右，繁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位彌下者，其事亦彌繁故也。傳曰夫人執繁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王后則苻菜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以下皆衣其夫。與此同音。七月之詩曰春日進遲，采繁祁祁，傳曰采繁所以生蠶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采采于前以著蠶之早者，采繁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繁菟葵，豈謂是歟。采繁先言于沼，于沚後言于澗之中，言夫人於是而進，而無退，采蘋言澗在前，采蘋言澗在後，夫人嫌於事不勤，大夫妻嫌於德不邵也。

苻

爾雅曰苻接余，其葉苻蓋。苻一名接余，亦或謂之鳧葵。叢生水中，莖如釵股，葉如莖端，隨水淺深。詩曰參差苻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

參差言其出之無類左右言其求之無方王文公曰萋餘詩雖以比淑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萋餘惟后妃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委餘艸矣若蘋蘩藻所謂餘艸舊說藻華白苻華黃頰氏家訓云今苻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尊是也夫后祭苻夫人祭蘩大夫妻祭蘋藻而詩之言苻止於萋之而已蘩則曰干以用之蘋藻則至于盛之湘之奠之無所不爲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亦彌略之證也又后妃言河夫人大夫妻言澗后妃言洲夫人言沼言江大夫妻言瀕言滌亦言之殺也且蘋

蘩蘊薄澗澗沼之毛也而苻則異矣故后妃來苻詩傳以爲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泚溪澗之草猶可以薦后妃則苻菜也據此苻菜厚於蘋蘩故曰后妃有關雉之德乃能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苻之言行也蘋言實藻言漂蘩言盛然則苻菜言采言萋是亦共之而已故教成之祭萋用蘋藻以成婦順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然則后妃來苻夫入來蘩大夫妻來蘋藻同有次第哉且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二而足非其至也許大夫妻者不

一而足

蘋

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
順也蘋之言宥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巽隱伏故
此二者昏禮以成婦順詩曰沉者曰蘋浮者曰
藻蓋藻萍類也似細葉而運生生道旁淺水中與
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于
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傳云藻聚藻也呂覽曰菜之
美者菑菑之蘋高誘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即
所謂藻水藻類也故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也先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後言于以采藻于彼
行潦亦言大夫妻之德有隆而無殺左傳曰潢汙
行潦之水蘋繁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
公淮南子曰容華生葉葉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謂
是歟蓋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浮蒲藻之藻沉草
水疏以為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大謂之聚藻類
矣按類氏家訓云若牛藻也即機所謂如蓬者也
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則明非蘊藻蘊藻一
名聚藻蘊聚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之下故
大夫妻采之然而采蘋曰可以奉祭祀而采蘋言

共者蓋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則所謂奉也于以
與之宗室牖下則是共之而已若然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者祭主也蓋非大夫妻春秋傳曰濟澤之
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
爲季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大夫之妻教成之祭
共蘋藻爲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
以爲季女微主也

藻

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
字以澡言自潔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

火取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澡而下其章不足
道也故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
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
先儒以爲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
衣黻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
繪黼於衣繡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
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
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
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黼玄冕也以衮舉上
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

免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人君所服
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
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
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簞篋而朱
紘山節而藻核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說者以為
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
獲樟謂之燕并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
亦或謂之愚項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
作尙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
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鵠豈樂飲酒魚在在藻

有莘其尾王在在鵠飲酒樂豈豈性食藻王者
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為得其
性莊子曰在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涵其性也故三章
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鵠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
豐其豈樂在鵠豈樂在鵠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
言樂豈蓋憂釋而為樂怒釋而為豈尚書大傳曰
周書自秦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息藻
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
以其如此

海藻

爾雅曰薄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
陳藏器本草以爲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
有之正爲二藻也善療瘰癧夫頸處險而瘰今汝
洛間多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
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瘰癧結氣被海之
邦食此故能療之也

蕭

蕭可以祭故其字从蕭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蕭然
故蕭一名荻其字从蕭也爾雅曰蕭荻蕭似白蒿
荻蘼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詩曰取蕭祭

脂凡祭灌鬯求諸陰燔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
之間故禮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詔於天地之間也
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
祭言鬯常先於蕭今祭義言鬯更在蕭後則以言
商禮故也蓋周人先諸陰故先灌鬯燔蕭在後
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燔蕭灌鬯在後且周祭肺商
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舉肝所謂羞肝肺首心是
也郊特牲言周禮先舉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
曰泂彼下泉浸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
社稷蕭之象也又曰蓼彼蕭斯零露漙兮蕭微物

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亦以祀四海之諸侯今俗謂之牛尾蒿

菱

爾雅曰菱葍其葉似荷白華實有紫角刺人可食一名芰屈到嗜芰即此是也亦名薛若說文云楚謂之芰秦謂之薛若今俗但言菱芰諸盜朱書亦不分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四芰兩角曰菱其花紫色畫合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葍說鏡謂之菱華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廣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華自全是也

菖蓼

此即蓼之生水澤者也似蓼莖赤味辛一名菖蓼雅曰菖蓼菖是也詩曰其罍斯趙以薺茶蓼茶陸草也蓼水草也以薺茶蓼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其田疇故茶蓼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月令季夏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成王初惑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毀王室則嘗集于蓼矣悟而思後患故曰未堪家多

難予又集于蓼予又集于葵言辛苦也離騷曰蓼
蟲不能從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
秋曰越王念復吳怨卧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
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卷耳

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即菜耳也幽州人謂之
爵耳或曰形如鼠耳故有耳之號也或曰白華細
莖子如婦人耳瑞故名云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瑞
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
所在有之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

彼周行言后妃持是器也物而不滿焉則以志
在彼不在此也問者曰后妃貴矣今曰采卷耳何
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
志焉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
意逆志是為得之荀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
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昔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
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
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有九方臯此其
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
已得之矣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

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然則善讀書者若九方臯之相馬可也舊說千歲之龜巢於蓮葉游於春耳

之止
桂

爾雅曰桂雅菴蒨也葉形似桂方莖白華華生節

間如鷄冠子黑色細長三稜一名蒨臭劉歆云桂臭穢是也一名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悲也一名雅詩曰中谷有雅曷其乾矣早乾曰曷雅者能曷之草今曰曷其乾矣則非一日之亢也故序以爲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芥

芥似菘而有毛其子如粟傳曰磁石引鐵琥珀拾芥即此是也或曰草謂之芥琥珀所脅謂草爾故類從以爲琥珀脅草也方言曰蘇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孟子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手足有之也上芥曼之也芥辛菜也今人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涎垂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化書曰琥珀不能呼腐芥蓋芥腐矣雖琥珀不能呼也故同氣相求乾之二五利焉二五皆龍德故也本草經曰尋萬物之性皆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有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不可得而思也

芡

芡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十蹙切如沸棘生而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飢傳云蓮芡之屬有橐籥一名鷄頭蓋其蓬罇似鷄首故曰鷄頭一名鷄壘莊子曰橐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鷄壘也承零也是時為帝者也此言貴賤更事也當其所須則貴雖用而緩則賤豈有常也哉俗云荷華日舒夜欽芡華晝合宵炕此陰陽之異也方言曰北燕謂之獲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淮之間謂之鷄頭或謂之鷄頭狀蓋似禽鳥之首故博以名之周宮

遷人加慈之實凌英泉脯漢英取之水泉脯取之
 陸所謂慈立之實水陸之品也

埤雅卷第十五

埤雅卷第十五

香梓

鋤祝

篋印

簡籍

露路

捷建

實言

暖吸

蕩蕩

青者

營蒲

若若

勺也

頭側滑

蔽五刀

狩力拙

紕丁收

紕余戰

蒼舌

苻扶

萋節

毛莫滋

藻瓢

蒲甫

敲佛

榛梁道

綈綈

藝而悅

煇而悅

潤列

擦郡

辭芥

若惜

炕元

鈔薄

蔣蒿

雞維

悲秘

陸垂

蚶女六

球末

棠托

梭七篋

棠果

明雅卷第十六

釋草

韭

瓠

龍

華

蕘

韮

匏

長楚

芥甘

菘

蒲盧

蒿蕘

菁

蕘

瓜

藜蕘

蕘

韭

說文曰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

夫夫守尚書左傳上林園吳郡國公孫策之蕘菜陸機

地也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北山
種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也韭名久也一種永生故
檀祭宗廟韭曰非是本以其本豐則未殺瘦矣蓋
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皆忌其末之盛也齊民要
術曰韭高三寸便剪其以此乎又曰剪如葱法一
歲之中不過五剪凡剪不用口中故諺曰觸露不
搗葵日中不剪韭也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
葵同法而畦欲極深詩曰獻羔祭韭開冰春祭也
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是也內
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葱與芥

陰物也

與蓼陽物也傳曰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云若葱為韭是也

韮宜白輒良地種法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葱三韮
四言種葱者三支一科韮即四之也支多者科輒
圓大故以七八為率爾雅曰韮鴻薈即此是也內
則曰脂用葱膏用韮葱亦韮屬然葷菜也傳曰五
掌鍊形葱者其一也齊民要術以為種葱良地三
剪薄地再剪八月止不止則葱無袍而損白蓋葱
肉曰白其青謂之袍爾雅曰青謂之葱詩曰有碧

葱行葱竊青也淮南子曰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
香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不取矣崔寔曰三月別
小葱六月別大葱夏葱曰小冬葱曰大今其袍皆
中虛故昧如葱葉謂之浮其字从忽今俗米葱謂
之葱則亦以達氣故也傳曰鬱鬱葱葱佳哉氣也
鬱鬱塞也葱葱通也

菘

菘性陵冬不彫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
而本草以爲交耐霜雪也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
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菘之不
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佳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
臺一名葑一名須爾雅曰須蔞蕪也今俗謂之臺
菜古言曰陳楚之間謂之豐趙魏之郊謂之大芥
其紫華者謂之蘆菘一名來菘所謂強菘是也來
菘言來楚之所服也

壺

似匏而圓曰壺壺圓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
今註曰壺盧瓢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
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鷓冠子
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故也

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新之故曰斷也今其枚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枚充爲堅成可用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爲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說曰秋堂冬烝裸用堂彝黃彝其朝獻用兩箸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壺尊箸尊皆以質爲貴者記曰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蓋壺與用匏同義而箸尊箸地無足反本之象玄冬素秋質略之時故其用尊如此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酌醴齊縮酌盎齊沈酌凡酒脩酌蓋曰凡酒脩酌言凡以殊之則非蒙上之文矣然則六彝鬱尊也其初祠朝踐用兩獻尊醴齊之尊也亦獻用兩象尊盎齊之尊也烝嘗朝獻用兩箸尊亦醴齊之尊也饋獻用兩壺尊亦盎齊之尊也凡四時之間祀醴齊在兩大尊盎齊在兩山尊凡六尊由是觀之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止也禮運曰醴醴以獻蓋朝事之時也故曰然後述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此當饋食之節矣其餘二齊陳之以祭而已詩曰清酒以祭是也鄭氏謂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誤矣蓋酒正曰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謂之凡祭祀
共五齊三酒則豈持大事于大廟而已

瓠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詩曰南
有樛木甘瓠累之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累之
則賢者以貴下賤之况也序曰南有嘉魚廢則賢
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以此故也傳曰苦匏不材
於人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記曰
取賢斂材則賢進於材矣故此賢者在上材者在
下又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瓠葉庶人之菜也菜

無微於瓠葉肉無薄於兔首故詩以箸古人不以

微薄廢禮如此相馬經曰頸欲少肉如剥兔首爾
雅曰瓠棲辨詩曰齒如瓠犀犀瓠辨也相法齒辨
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故詩主言之風俗通曰
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爲瓠
死燒穰瓜亡黃漆即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燒
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踏蔓上則
苦乘者以瓠盛酒冬即煖夏即冷

匏

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

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白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
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濟記時也言匏有
苦葉則濟有深涉矣莊子以謂秋水時至百川灌
河秋水漲之時也冬水縮之時也匏亦正以濟水
故詩以記濟有深涉之時國語曰穆子曰豹之業
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是也詩曰酌之用
匏酌之用匏言其質也言其質如此則亦厚於民
故也郊特牲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陶匏蓋
取其質古今註曰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謂焉
用則漆其裏

蒲盧

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蜂謂之蒲盧義取諸
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羸今蒲
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羸
也傳曰在地為菰在木為果詩曰不流東蒲蒲性
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
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
瓠類小者名瓠瓠取諸藻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一瓜

瓜性惡者尤忌聞麝氣觸之乃至一帶不收制
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詩曰綿綿瓜瓞大曰瓜小
曰瓞爾雅曰其紹峽蓋瓜之繼本馬紹今驗近本
芝瓜常小末則復大故曰其紹峽也詩曰中田有
廬疆場有瓜廬言於天無露者瓜言於地無曠者
且田之大界曰疆其小者場也場言至此而易主
矣至此易主今種瓜於其上者以明百姓親睦利
與同井共之也蓋古之人禮有讓畔義有灌瓜者
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華取譬於

華膽取譬於膽禮為天子則瓜剖之中以繡為圓
君削瓜華之中以綵蓋華若草木之華然剖絕而
不屬華析而不絕也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歛
藏之種也瓜曰華之故謂之瓜華而瓜性少延報
傷故禮以戒諸侯畜藏又曰瓜祭上環舊說其村
謂之環環瓜之脫華處也其當謂之蒂蒂瓜之繫
蔓處也蒂味小苦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
美也稽聖賦曰瓜寒於曝油冷於煎

龍

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古其大者龍一名馬蓼

大而赤生水澤中高文餘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
華山有橋松隰有苕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
扶蘇荷華橋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
橋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聳曰橋山海經
曰其上多橋木而鄭讀曰槁誤矣傳曰扶蘇扶胥
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莖菑是詩先言木扶胥於
上草扶渠於下後言木橋聳於上草游縱於下則
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至矣今忽不見子都乃見
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則曾是不如也孟子
曰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又曰充實之謂美

長楚

爾雅曰長楚桃也今羊桃也白華子如小麥其葉
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詩曰隰有萋楚猗猗
其枝猗猗其華猗猗其實猗猗也猗猗也萋楚柔
弱又生下隰然其枝其華其實有倚以立故雖卑
隰而不淫有節以生故雖柔弱而不恣國人疾其
君之淫恣曾是不如曰樂子之無知無家無室
也人含陰陽之情豈可以無知無知非所宜樂也
又况於無家無室非所宜樂也又况於無室樂無
知無家無室則甚疾其君之淫恣也孔子曰疾之

已甚亂也令其詩如此而不嫌已甚則更以疾亂故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

蒿萋

蒿萋一名購莖高丈餘蒿屬也其葉似艾白色初生可啖江東采以羹魚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昏妯能以禮行而男子庶婦人貞雖蒹葭者以錯薪相讓言刈其萋而已即序所謂美化者也蓋關雎之化行始於雉兔終於蒹葭之卑可謂至矣故

是詩言刈楚萋者汝墳一章曰伐其條枚二章曰伐其條肆也一曰萋言微者之猶有才駒言婁者之猶有禮也管子曰葉下於鬱鬱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芾芾下於翟翟下於萋萋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十二衰

蘼蕪

爾雅曰蘼蒢蘼蕪一名江離今似蛇牀而香葉小萎狀蓋楚謂之離晉謂之蘼齊謂之蒹此論曰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蘼木蛇牀之與蘼蕪是也

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菟也則論人
易矣故曰大聖之與大佞難知也是故周公忠勤
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致虐與字說曰菹可以養
鼻又可以養體匠者養也

萍

萍一名萍魚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也江東謂
之萍曰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
鄔氏六以不沉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詩曰
呦呦鹿鳴食野之萍則飲且食也序曰所飲食之
又實葵帛筐篚以將其原意又實弊帛以將其原

意則承筐是將也月令季春曰萍始生舊說萍善
滋生一夜七子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
則一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萍也淮南子曰夫萍
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萍飄聚根
反日蒸則死矣萍之殖根以水為地也世說揚華
入水化為浮萍

芣苢

芣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大葉長穗好
生牛馬跡中故曰馬舄車前當道也神仙服食法
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

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菟也則論人
湯矣故曰大聖之與大佞難知也是故周公忠勤
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致虐與字說曰菹可以養
鼻又可以養體匠者養也

萍

萍一名萍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也江東謂
之萍口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
鄭氏六以不沉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詩曰
呦呦鹿鳴食野之萍則飲其食也序曰飲食之
又實葵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又實弊帛以將其
意則承筐是將也月令季春曰萍始生舊說萍善
滋生一夜七子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
則一子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萍也淮南子曰夫萍
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萍飄聚根
反曰暴則死矣萍之殖根以水為地也世說揚華
入水化為浮萍

芣苢

芣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各當道大葉長穗好
生牛馬跡中故曰馬舄車前當道也神仙服食法
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

子故詩曰采之有之將之掇之桔之櫛之而序者
以爲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按本草云生平澤丘
陵阪道中然則一名勝鳥亦或謂之陵鳥以此列
子曰若蠅爲鶉得水爲蝨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蟻
之衣生於陵也則爲陵鳥陵鳥車前也故或謂之
蝦蟆衣韓詩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菜苜蓋生於兩
旁謂之瞿菜从艸从不苜从艸从呂菜苜樂有子
者所以和平然後婦人樂有子則菜苜或不或曰
按草最易生然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至
有之故菜苜蒼耳之詩正言此二物蓋不如是不

足以著志不在焉與樂有子也

著

耆蒿屬也从耆草之壽者也六十曰耆卦之別六
十有四耆數窮於此且耆所指非極數也博物志
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
黃雲覆之易以爲數天子耆長九尺諸侯七尺大
夫五尺士三尺亦有美惡如龜焉故周官蕃人上
春相蕃也易曰耆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又
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
獻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古之聰明獻知神武而不

殺者蓋主文王言之文王重易六爻故繫辭主意
如此爾說者以爲泛論聖人誤矣文王以文治所
謂神武而不殺者也或曰重卦伏羲爾今曰文王
重卦柰何曰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文王重卦重
六爻於後何用知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以書曰
卜五占用二曰貞曰悔周官曰大卜掌三易之法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知之也故曰八卦
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何用知
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以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
作易八卦蓋西伯拘史易揚雄曰易始八卦而
文王六十四知之也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
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按乾鑿度曰
垂皇策者羲伏羲用著則卦固已重矣然而世質
民淳古法性用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於
乾坤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爲占
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世益澆薄占法始用九
六蓋不如此不足應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六十
四卦皆動若乾六爻皆九初九可變而之姤九二
可變而之同人坤六爻皆六初六可變而之復六
二可變而之臨所謂重卦於是爲至左氏曰周易

有之在乾之謂曰潜能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
又曰遇艮之八是謂民之隨傳曰周易以變者為
占是也然則伏羲重七八文王重九六由是觀之
伏羲亦重卦而馬遷楊雄但言伏羲作易八卦文
三六十四爻各以其盛者言之也

葦

爾雅曰葦晚方言其華皆有芳秀今風撒吹揚如
雲其聚於地如絮也淮南子曰蒹葭類絮而不可
以為絮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葦
即今之葦一名蒹蒹葦之未秀者也葭一名蒹葦

一名蒹葦出數人今人以蒹葦謂此葦名也

秋堅成謂之葦葦詩曰八月蒹葦莊子曰欲惡之

葦為性葦葦葦葦始萌以扶吾形葦擢吾性則明

此知曰蒹葭長曰葦葦失先備以為葦葦如葦而細

按禮曰上鼓葦梓葦箏伊和八之樂也葦管中葦

則葦小而葦大矣是故謂之葦其字从葦則葦緩

故也荀子曰柔從若蒲葦非怯懦也葦可緯為簾

席葦亦可緯唯字而用不知葦之或析也故昔完

舊云鷄羽焚而清颺起蘆灰缺而月堂移說者以

葦取蘆葦及隨牖下月光中令圓葦缺其一而則

月暈亦跌於上也詩曰蕪葭蒼蒼白露爲霜
暎淒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露既施以生
之霜剗制以成之霜露所以警禮之成禮至於周
而成故也啟汜行露言貞信之教興則白露爲霜
象禮之成矣采采言其色鮮而未淒淒言其色
慘而未蒼蒹葭淒淒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
已則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之譬也郊居賦
曰編霜萎葑寒茅蓋茅萎蜺霜降收縮萬物然後
堅成可用故詩取况如此

莢

廣雅云萑菽也菽之初生曰莢蒹其未秀者也說
文曰萑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離按釋言曰莢離也
莢亂也則萑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離是矣詩曰葭
莢揭揭蓋葭莢上擢則鱗鱗依焉而爲眾之患詩
以警妾之上僭又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莢大車
噶噶衣如璫大車聽訟者之車也毳衣聽訟者之
服也檻檻言檻而收制之也故曰畏子不敢噶噶
言訊而誥戒之也故曰畏子不奔說文曰綱駢帛
也引此毳衣如莢又曰以毳爲綱色如蘆故謂之
蘆蘆未之赤苗也引此毳衣如璫明非毳冕矣且

毳冕作繪宗彙非所以聽訟又其衣不得如葵青
璫赤如說文之義是或一服也蓋青者如葵故謂
之綉其赤者如璫故謂之繡故綵从葵省繡从璫
省一曰葵玄色言其衣如之璫繡色言其裳如之
大夫玄冕今曰毳冕者蓋禮所謂上大夫卿也傳
曰葵騅也蘆之初生蘆黑也騅在青黑之間今按
郭璞注以爲兼似萑而細者又曰似葦而小實中
爲葵則兼葵又蘆之一種也蓋兼萑之小者葵葦
之小者故其醜似萑而細與如葦而小者亦或謂
之兼葵爾雅曰蘩葦茶棗蘆芳萑苕謂之茶葦苕
謂之芳詩曰子所採茶傳曰茶萑也今女中亦
以萑茶繁葦其色白故傳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
也又曰旗旆皆赤望之如日旗旆皆白望之如茶
字說曰蘆謂之葦其小曰萑葦謂之兼其小曰葦
其始生曰葵又謂之亂葦強而葦弱葦高而葦下
故謂之葦葵中亦始生末黑黑已而赤故謂之葵
其根旁行牽樣槃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強焉故又
謂之亂葦之始生常以無辨唯其強也乃能亂

埤雅卷第十六

音釋

音釋

難薤

藜縻

柒浮

苜以

豚也

膾會

玲且揚

玕橫

葑匪庸

養孫

旅扶福

流姑說

杓之若

駸蓋

膠馮

歸女非

旅裸

缺跌

獨果

姣狡

鉞姚

芟弋

萁除良

購古候

秣未

營帛紆物

蕤貫

斬芥

催未

藟許

臣衣

吻幽

捋瀟活

蠶蛙

籛銜

蟪步田

纂故

芳丁卿

黃奇愧

桴浮

懾章沙

龍魚虫

眾孤

導徒孫

瑞莫昆

綉毛

網計

蒙莫温

糙莫昆

綵他可

葉方燒

琴許俱

郝蒂羔

鞠若六

豐風

曲
禮豐

坤雅卷第十七

釋草

荷

葵

蕪

茹藻

荷

葉有為... 釋草

蕪

葵

蕪

茹藻

藕

莖

木槿

艾

茶

茶

莧

藟

荷也昔人正名百物有是哉故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郭璞以爲芙渠一名芙蓉按說文未發爲蘭已發爲芙蓉芙蓉華之號也蓋亦通曰芙渠毛詩傳云荷芙蓉也其華菡萏許慎以爲其華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曰華今其的中有言爲蓮皆倒生兩牙一成芰荷一蕩荷也又三一十爲華蕩荷帖水生蕩者也芰荷無蕩卷荷也與華偶生出乎水上亭亭如繖者是亦或謂之距荷蕩荷一本其支旁行爲蕩節生一華一葉詩曰有蒲與荷蓋荷善傾欹蒲無骨幹而柔從子說曰蕩藏於水其自處卑無所加焉其所與汗潔自白若中有空焉不偶不生若此可以偶物矣若魚枝附泥不能汙水不能沒挺出而立若此可以加物矣蓮既有以自日又會而屬焉若此可以連物矣菡萏實若爲隨昏昕闔闢焉蓮假根以立而不如蕩之有所偶假莖以出而不如芰之有所加假華以生而不如蓮之有所連菡萏之有蕩也若此可謂遐矣夫菡物者終於吐連物者終於散偶物者或折之加物亦不可爲常故遐在此不在彼也蓋退藏於無用而可用可見者本焉若此可謂密矣合此衆美則可以何物以爲夫可以爲渠故曰

荷芙蓉也荷以何物為義故通於負荷之字

菡萏

爾雅曰其華菡萏其實蓮蓋萏曰芙蓉秀曰菡萏
暢茂曰華古今詩曰芙蓉一名荷華華之最秀異
者也大者華至百葉然則華亦謂之芙蓉楚辭所
謂芙蓉兮木末蓋言此也凡物皆先華而後實
獨此華果齊生故西域之書多言此詩曰有蒲與
荷有蒲與蘭有蒲菡萏荷言其質之柔蘭言其氣
之芳菡萏言其色之美拾遺記曰昆流素蓮一房
百子凌冬而茂王公文公曰蓮華有色有香得日光
乃開敷生早濕淤泥不生高原墜地雖生於水水
不能沒雖在淤泥泥不能汗即華時有實然華事
始則實隱華事已則實現實始於黃終於玄而莖
葉綠葉始生也乃有微赤實既能生根根又能生
實實一而已根則無量一與無量互相生起其根
曰蕩常偶而生其中與本華實所出蕩白有空食
之心歡本實有黑然其生起為綠為黃為玄為白
為青為赤而無有黑無見無用而有見有用皆因
以出其名曰菡萏退藏於密故也

藕

爾雅曰其本密其根藕蓋莖下白藕在泥中者曰
密藕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藕之文从耦名之亦
曰藕今江左穿池取汲不欲種藕以藕善耕泥壞
池也俗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今芋有
十二子爲衛里俗以爲應月之數說文曰大葉實
根駭人故謂之芋舊說赤箭根有十二爲衛如芋
有風不動無風自搖亦其類也趙辟公雜記曰藕
能移鯉能飛龜能守凡芙蓉行藕如竹之行鞭爾
節生一葉一華華葉常偶生故謂之藕又華初著
于首顛在下久之其房倒垂首更在上也

芋

茶苦菜也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
令孟夏苦菜秀即此是也此草凌冬不彫故一名
游冬凡此則以四時制名也顏氏家訓曰茶葉似
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詩曰出其東門
有女如雲出其闥闈有女如荼雲蓋言盛茶蓋言
繁也傳曰秦網密於秋茶詩曰莖茶如飴董毒茶
苦故言如飴以箸風土之善國語曰寘鴆于酒寘
董于肉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蓋言其事又苦
也禮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

多矣其此之謂歟

葵

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
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
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搖必待露解收必待
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澁也詩曰七月烹葵
及菹即此是也左傳曰鮑莊子之知不及葵葵猶
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知
孔子曰禾生垂穗向根不忘本也蓋禾之向根仁
也葵之衛足知也仁所以守之知所以揆之故葵

揆也字說曰草也能揆日駕焉故又訓揆本卓曰
葵為百菜之主豈亦以此乎爾雅曰葵葵藜露葵
葵一名繁露此又葵之一種也蔓生葉圓而厚故
周官曰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者義取諸此也說
文云齊謂之終葵終葵謂於杆上圓廣其首說者
以為即玨是也按禮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蓋
與大圭終葵首全異相王書曰玨玉六寸明白炤
今大圭長三尺知非玨矣周官曰王搢大圭執鎮
圭又曰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王執鎮圭則搢大
圭天子執冒則搢玨故鎮圭尺有二寸大圭長三

尺冒主四寸珽六寸也大圭圓而仁故謂鎮攝之
鎮義故也珽方以義故於冒指之冒仁故也

藍

爾雅曰葑馬藍染草也即今大葉冬藍為澁者是
月令仲夏令民無艾藍以染鄭氏云為傷長氣然
則艾藍於夏先王之法禁焉制字从監以此故也
田足觀之先賢所云藏冰所以無害而原蠶惡寒
言馬豈虛言也哉齊民要術以為種藍一同葵法
藍三葉澆之澇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栽栽之
故夏小正五月蓄蘭灌冰藍澆澆灌也沐剝沐
也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藍綠易得之物今以憂思戴之故雖終朝采掇而
絳不盈一掬藍不盈一襜也藍大於綠又其畦植
如鱗則其采之盈襜易矣故詩以為後綠可以染
黃藍可以染青則皆婦人致飾之物故詩正言之
荀子曰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說者以為冰藍皆喻學則才過其本性明學不可
以已也漢記曰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蓋亦明
就士之多益脉要精微論曰赤欲如白黑欲如
如赫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齊民要術曰

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人之域於一方何以異此
故河伯謂北海若曰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
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是也

裴

我亦口蘆蒿高標之爲言高也我生澤國漸如之地
葉似斜蒿而細科生可食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蘿
蒿一名用蒿詩曰青青者我在彼中阿阿大陵也
我微草也言君了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
草也菁菁盛貌蓋草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
死而後黃落故菁之文从青詩曰何草不玄以言
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也蓋君子有三樂而王
天下不與存焉世方太平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一
樂也能得賢者以爲邦家立太平之基二樂也得
天下之人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故序詩者曰南有
嘉魚樂與賢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菁菁者莪樂
育材也爾雅釋蟲曰蠶羅也釋草又曰我蘿也蓋
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羅
歟字說曰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我伊蒿匪莪伊
蔚莪俄而蒿直蔚蘿而莪細育材之詩正言莪者
以此

芹

詩曰齍泂檻泉言采其芹芹水菜也一名水菜爾雅謂之楚葵泂官曰思樂泂水薄采其芹二章曰薄采其藻三章曰薄采其茹芹取有香藻取有文茹取有味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采茹之譬也茹蕁也葉如苻菜而紫莖大如箸柔滑可羹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蕁之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卿豪取而嘗之哲於口慘於腹也齊民要

術云蕁性易生所以泂水爲候水深則莖肥而葉

少水淺則葉多而莖瘦亦逐水而性滑故謂之泂

菜

鞠

爾雅曰鞠治鞠今之秋華鞠也鞠州有華至此而窮焉故謂之鞠一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名鞠蓋鞠不落華蕉不落葉亦蕉一葉舒則一葉焦而不落故謂之蕉也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曰有者非其有之時也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周官后蠶服鞠衣鞠衣色黃象鞠鞠蓋華於陰中其華則

又中之色也后帥內外命婦而蠶則使天下之婦
婦取中焉其所服如此王后六服褙翟取暈揄狄
取揄鞠衣又取諸鞠故鳥獸草木之名孔子欲學
者之多識而記禮者以為衣服在身而不知其名
鳥同也鄭氏解周官以為下后六服暈狄玄揄狄
有闕狄赤鞠衣黃裳衣白褙衣黑若所謂暈狄玄
揄狄青鞠衣黃裳其說是矣所謂闕狄亦裳衣白褙
衣黑其說非也按毛詩傳言裳衣以丹縠為之則
裳衣赤矣赤則宣布著蓋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
裳又或謂之禮也禮記曰內子以禮衣亦通帛為
禮禮絳帛也與此同義韠衣黃裳衣亦則褙衣白
矣難者曰褙衣吉服也純白非婦人吉服所宜曰
蓋不知褙衣之有纁袖也周官綠衣是已闕狄一
名屈狄則視揄狄之制有屈焉亦刻而不畫是也
其色宜亦如揄狄也

蒺藜

蒺藜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菱而小蒺之
言疾也一名茨可以茨牆故謂之茨牆有茨序曰
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正言蒺藜以此詩曰牆有
茨不可埽也言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以刺穢礙易

曰搃于蒺藜六三以柔乘剛故曰搃于蒺藜搃于蒺藜非所搃而搃焉者也今兵家乃鑄鐵爲之以稜敵路亦呼蒺藜韓詩外傳以爲春殖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殖蒺藜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故君子慎所立也師曠曰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亭藤也歲欲早早草先生早草蒺藜也

木槿

釋草曰椴木槿椴木槿似李五月始華月令木槿榮是也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蓋瞬之義取諸此詩曰顏如舜華又曰顏如舜英顏如舜華則言不可與久也顏如舜英則愈不可與久矣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爲英豈之將羣者爲雄張良是與韓信是雄馬論曰日給之華似柔柔實而日給虛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義之法帖曰來禽青李來禽柔屬也言果以美而來

禽

莧

莧有紅莧白莧紫莧三色爾雅曰蕒赤莧即今紅莧是也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从見指事也易曰莧陸夫夫莧謂上六蓋兌見也而又乘五剛柔

肥易除菹之象也九五剛得尊位大中高大以平而柔生於上菹陸之象也列子曰老非之為菹也老耄之為菹也言物以老故變有如此者故易以九六為老蓋老則變矣傳曰青泥殺鼈得見復生今人食鼈忌菹其以此乎字說曰菹除眩見除瞽遂逐水亦逐蠱

茹蘆

爾雅曰茹蘆茅蒐蓋茹蘆一名茅蒐其葉似棘可以染絳說文曰人血所生故蒐以艸从鬼齊人謂之菹陶隱居以為東野諸處乃有而少不如西多

夫文西草為菹其或又以此乎詩曰東門之墀茹蘆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而易如東門之墀以色則遠而險如茹蘆在阪也又曰縞衣茹蘆聊可與娛如蘆茅蒐之染女服也言國人多喪思得室家吉服以相保也蓋縞衣言物而非麻茹蘆言色而非素明吉服矣周官厭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若蒿之類是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篆髓以為皿器也蟲諸虫也指事律說造畜蠱毒謂集合諸虫置於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虫皆盡若獨蛇在即為蛇蠱之類故其字指事如此傳曰十

畝地萬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則地產
之利可謂博矣此小人之所以學圃也

臺

臺夫須夫須莎草也可以爲笠又可以爲蓑疏而
無溫故莎从沙與內司服所謂沙同意詩曰臺笠
緇撮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
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柎山君
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太平之君子至
誠樂與賢者共之是爲與賢之道而已未有以得
之已未有以得之則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矣惟

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去之以自
獻於先王者此得賢之道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
山其可食桑可衣臺可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
菜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
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養草以致木養小以致
大至有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賁乎山則有光之
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所以安也光所以
榮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
陶爲已憂此言其大者也小不遺臺菜大不棄桑
楊若杞李者猶在所收此言其悉者也桑楊之於

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
杻枸棟高大以不朽成乎山則至矣故於南山曰
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柷也李可果杞可茹有
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柷可爲弓幹栲可爲車輻
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桑可衣以象
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可以爲車輻
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於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
者也萊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
治賓客之臣柷可爲弓幹以象治軍旅之臣故言
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也孔子曰衛靈公

之無道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奚其喪此北山有萊有楊有李之意也德音不
已言有繼也德音是茂言有承也保艾爾後又言
燕及子孫稱其壽之如其上猶以爲未足也更以
言其德稱其今之如其上猶以爲未足也更以言
其後夫壽考之福筭至於無期境至於無疆者又
非特頌願之而已蓋古者有道之賢省事以清君
之心備物以適君之體心清則坐淨體適則生樂
此君之所以壽也故初曰萬壽無期次曰萬壽無
疆君之遇其臣也何獨不然言聽諫從膏澤下於

民使其優焉之不迫於禍患者此近壽之道也故
始曰遐不眉壽終曰遐不黃耇

艾

爾雅曰艾冰臺其字从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一
名灸草詩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
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蕭所以共祭艾所以療
疾以言所將滋大其懼讒亦滋甚也曲禮曰十年
曰幼學幼者十年之名學者其事也二十曰弱冠
弱者二十之名冠者其事也三十曰壯有室壯者
三十之名有室者其事也四十曰強而仕強者四
十之名仕者其事也壯及幼之詞強及弱之詞壯
則能立矣強則能行矣蓋能有所立然後能行能
有所行然後能歷能有所歷然後能至故五十曰
艾六十曰耆艾歷也耆至也夫以幼故學以弱故
冠以壯故有室凡此皆子道也及其十年而德又
一進也則非苟知之又能行之矣則於是出而仕
焉故曰強而仕仕士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
以爲大夫矣故曰艾服官政內則曰五十命爲大
夫服官政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爲卿矣故
曰耆指使卿指使人者也且歷而至之矣然後可

以指而使之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爲公
矣故曰七十曰老而傳周官三公謂之鄉老既老
矣則又十年而耆既耆矣則又十年而耄故八十
曰耄九十曰耄耆者艾之至也耄者老之至也夫
又老至爲耄如此而已耄憊忘也春秋傳曰謂老
將知而耄及之百年則人之火期在是也當致養
而已故百年曰期願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
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舊說
燕蓐惡艾字說曰艾可又疾久而彌善故爾雅曰
艾長也艾歷也窆以艾火爲名艾以艾疾爲義皆
以所歷長所閱數故也艾一灼謂之一壯
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
知歲氣量力減之

鷓

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曰邛有旨鷓言欲有
文采具而以此條理之臣如鷓者不戕賊之而後
得焉或曰鷓鷓鳥也故鷓有雜色似綬其字从鷓
釋草曰鷓鷓也是詩始曰邛有旨鷓者言以不鷓
懼之故邛有鷓巢也邛有旨鷓者言以不鷓
賊之故邛有旨鷓也且鷓善扣其地而累巢安則

取其功用有驚懼之憂則不累也。鵲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傳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故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今鵲鳥大如鸚鵡，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香，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喉，行每遠草木，古今註云：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婦棠，蓋鵲性多懼，就利遠害，莊子所謂懼鵲子者，義取諸此。故曰：吾聞諸大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周書又有意而予者，是而換也。與鵲反矣。蓋燕巢諸人間無所猜懼，故問道乎許由而許由曰：堯既已黜汝，以仁茂剗汝，以是非矣。故將問道於通藩，志雖轉徙，亦予。

坪林卷第十七

坪林卷第十七

百輝

南胡

南故

南

繼思此

在臨

北

繁

繁

關於神

關部

餘

救

德

終終

瑛

越

激

為

列五

禧

廉

如

常

振折

藕

不

殺

禮

柑如

婦

瞬

蒲

前

臂

遂

逸

騰

壇

栲

拘

搜愈生
 荷占候
 荃逃
 荃茂
 荃乳
 荃后
 瀟岷
 點巨京
 荆魚黑

埤雅卷十七

音釋

菴胡取	菴淡	菴五口	繖思止	右臨
澁何加	密莢筆	翠九華	闔於神	闔都
飴翼之	菽收	穗遂	終終	璉我
歲王註	澁散	蓄五六	剝正錄	檐天古
廉力菴	如加庶	屬罪	蜚折	藕才良
稼他亂	穀胡木	禮他	補如廉	埽無道
瞬舜	翰典朱	筒音	督許	遂拙大
鬼搜	慮旅居	埤常演	拷告	枸舉

也詩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薇亦柔止
采薇薇亦剛止作止未可食之時也柔止則
可食之時剛止則不可食矣采薇薇亦剛止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然猶戍後焉未已則所以甚
言其苦也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此
之謂也詩曰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
有不得嚮其親者矣故詩所以告哀也孔子曰吾
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其爲是歟字說曰葱疏
蘭節達氣液恣也所謂葱珩其色如此葱亦如此
微禮承用焉然微者所食故詩以采薇言戍後之
苦而草蟲序於蕨後喻求取之薄疆疆也疆我者
也於毒邪臭腥寒熱皆足以禦之芥芥也界我者
也汗能發之氣能散之

蕨

爾雅曰蕨齧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
其是之蹩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齧俗云
初生亦類齧脚故曰齧也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
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蕨所以祭也蓋大夫妻之
祭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蕨薇神饗

德與信不求備焉然而能循米蘋法度則其用蕨
微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草蟲大夫妻之德也采
蘋大夫妻之本也草木疏云漢時官園種薇以共
宗廟祭祀然則祭用蕨薇先王之禮舊矣一章曰
憂心忡忡繼之以我心則降二章曰憂心惓惓繼
之以我心則說蓋降所以反忡忡說所以反惓惓
忡忡言中而不下也惓惓言綴而不解也降下也
說解也故說文又借爲解車曰說之說

菟絲

在木爲女蘿曰草爲菟絲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

伏菟之根無比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
不屬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詩曰蔦與
女蘿施于松柏言蔦之爲物寄生而女蘿浮蔓尚
得施于松柏可以人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族
同反而出則與寄生浮蔓者異矣故詩以此駁王
菟絲一名唐一名蒙一名王女爾雅曰唐蒙女蘿
女蘿菟絲又曰唐王女是也詩曰蔦采唐矣沫之
卿矣蔦采麥矣沫之北矣蔦采葑矣沫之東矣唐
生於山麥生於野葑生於圃北幽之地也東顯之
地也言北以見期於幽遠言東則非特期於幽遠

又至於明顯且近矣此序所謂改散民流而不可止者也淮南子曰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者也

蕙

蕙香草也或謂之薰左傳曰所謂一薰一蕕者是也凡氣薰則惠和暴則酷烈故於文惠艸為蕙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薰惠和也故可以解民之愠莊子曰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蓋取諸此今惠亦通於蕙楊雄曰蹂惠圃踐蘭唐是也傳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之士蕭庶人艾大夫併言蘭也者上大夫蘭下大夫艾也蓋凡摯諸侯圭大夫羔鴈士雉庶人鷩此見生者之摯也天子以鬯諸侯薰大夫蘭之士蕭庶人艾此見死者之摯也禮曰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匹此相備也天子言鬯諸侯而下言見生者之摯蓋言之法也先儒以為諸侯薰謂未得圭瓊之賜以此和酒則於王制資鬯之說害矣且此諸草類皆燒以降神云爾蓋非煮以和酒故博雅曰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而漢之隱君子以為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也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

謂蘭蓀蓀今葛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蒹今白芷是也芡今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花極芬香秋則葉開微白如粉汗辟蠹珠驗

茅

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蓋巽柔者也其於色也爲白而又在下焉藉用白茅之象也禮曰縮酌用茅明酌也茅明也故縮酌用茅謂之明酌司尊彝曰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沈酌縮酌以茅縮而後酌沈酌以水沈而後酌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沈也縮之而已盎齊不脩也沈之而已帛氏以沈水漚其絲記曰明水沈齊賁新也則盎齊以水沈矣又曰醴酒沈于清汁獻沈于醴酒汁獻鬱齊也醴酒醴齊也醴齊沈于清酒今日醴齊不沈縮之而已言不以明水沈之也易曰拔茅茹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牽茹者君子以類出處之象管子曰農趨時就功首戴蒲茅身衣襜褕蒲茅笠笠也蓋尊者草服臺笠而卑者蒲茅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數人日力不足取茅於晝而

夜以繼之故以謂絲事方息而麻事尋興野功既訖而宮功隨至藏蔬於其秋以助不給之冬索糶於其夜以補不足之晝列子曰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言其轉徙無定如此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梯梯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荑荑梯一也又曰自牧歸荑洵美且異荑生於牧言衛若無牧之道夫人無荑之德相經曰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蓋形之下也

苓

爾雅曰蒸大苦今之甘草是也本草云一名國老

爾雅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苓者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蔓生葉狀似荷少黃莖亦有節節間有枝相當喜生下濕詩曰隰有苓是也晉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苓甘者苦苦者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況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況也葑則有時而甘亦有時焉而苦采葑則又因人之

所甘所苦而併謂之之況也一章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二章曰苟亦無與三章曰苟亦無從者此言獻公好聽讒而主讒者之詞也蓋苓生於際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苦其東也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信矣然而獻公乃以謂之人也爲此首陽采苓采葑之言苟亦無信令我舍此采苓采葑采葑之人苟亦無然無與無從則人之爲此言也安從而得之哉凡此則以好聽故也故序曰好聽讒焉

莫

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那有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爲羹今人蠶繅以取繭緒其子如楮實而紅莫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疆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也

蘭

蘭香草也而文闡州爲蘭蘭闡不祥故古者爲防刈之也一名蘭有蒲與蘭蓋蘭以闡之蘭以閒之

其義一也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德芬芳者佩蘭楚辭所謂纫秋蘭以為佩是也又曰遺余佩兮澧浦今鼎澧之間生蘭荀子曰蘭茝稊本漸於澧醴一佩易之又曰其漸之浦君子不近廢人不服此言善惡存所與游而已故交不可以不擇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陰為臭腐而同人之五陽也故有蘭之象草木疏云蘭為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藏之書中辟魚故古有蘭省芸閣芸亦辟穢淮南子曰芸草可以死復生舊說青苔至秋而紫紫蘭至秋而紅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言鄭人會於溱洧兩水之上秉簡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過時而不及來者日益以衆故二章曰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即序所謂莫之能救者也下道志曰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以自祓除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以為蘭女類也故男子樹之不芳夫草木之性蘭宜女子樹之而靈麻乃欲夫婦對種則周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取其傳類善

學之祥有以也

鬱

鬱之為草若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奠以合
鬱所以灌也禮曰周人尚臭灌用鬱是鬱合鬱臭
除達於淵泉灌以土璋用鬱氣也一曰鬱色白草
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合鬱
林郁也按禮以鬱草生庭為瑞則鬱本遠方所貢
理或然也說文云鬱以秬釀鬱艸芬芳收服以降
神也从艸口盛之為口不喪也鬱即此是
也中沖氣也蓋必以久而小者四行得此天五以
成入一者元氣也天五者沖氣也舊說芬芳條暢
故謂之鬱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美之至也故禮以鬱合鬱以鬱合鬱則言鬱於中
故鬱於外也記曰鬱曰以柶柶以桑蓋柶
曰柶柶所以擣鬱而桑七者所以投之先儒乃以
為桑七以載牲體誤矣本草云其香十二葉為百
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四五月之間採
華即香司尊彝以春祠夏禴禘用鷄鬱鳥鬱皆有
丹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
臣之所昨也按尊皆有壘猶彝皆有丹云兩非繫

諸臣之所昨言之也鄭氏謂諸臣獻者酌壺以白
酢不收與王之神靈共尊誤矣壺以盛酒者也尊
取諸壺爵收諸尊故曰餅之釐矣維壺之耻記曰
若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壺尊壺尊受酒以共犧象
然則亦收六尊諸臣亦於此昨焉兩言諸臣則王
與后可知蓋祭之日灌用鬱鬯王酌雞彝以獻后
后酌鳥彝以獻諸臣之獻則又因后尊於後夫
是之謂三獻而尸以此酢王以此酢后亦以此酢
諸臣故曰諸臣之所酢也坊記曰尸飲三衆賓飲
一亦氏有上下也其謂是與其泆踐三獻亦如之

傳曰宗廟之禮九獻蓋此言也先儒以為酌宿客
酌流齊獻尸以備卒食三獻是為九獻誤矣蓋酌
尸之獻王以酌尸非獻之正也

壺

壺草名先鄭小毛所謂壺香草也築而焚之為壺
因謂之壺傳曰壺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實莢
起非壺出知壺為草矣記曰鬱合壺蕭合黍稷此
謂祭爨傳於祭前及灌然後合而成之周官所謂
鬯人掌裸器和鬱壺以實糝而陳之蓋秬者百穀
之華壺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壺傳曰築糝

合而鬱之曰鬱蓋合而鬱之然後芬芳調也易曰
夷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蒲

卷

蒲水草也似莞而褊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温可
以爲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詩曰揚
之水不流束蒲言激揚之水宜能浮泛而蒲又輕
揚善泛今及不流如此則以水力更微而不勝故
也列子曰虛則夢揚實則夢溺揚溺之反也說者
以爲上章言薪言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爲草誤矣
夫芻亦草也而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束楚則

豈以言木故妨草說魚藻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王仁在鎬有邗其居蓋魚游者也據於濟依於蒲
樂於藻安於蒲故王者俯仰以順萬物而魚之所
樂王亦樂焉魚之所安王亦安焉筆談云或曰禮
圖尊彝皆木爲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
人得古銅尊者極多安得言魚如禮圖彝以瓦爲
之左傳有瑤甕律以竹爲之豈時舜祠下乃發得
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較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
今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數時較
璧如粟粒爾則禮圖亦未可爲據

葛

為性柔伊蔓女可衣女事之煩辱者故葛覃利以
為賦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為王矣知女功之
勤勞則可以為皇后矣故序以為葛覃后妃之本
也夫禮后織玄纁今乃親葛事如此者蓋王后親
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
者本事也蒨葛者餘事也詩曰旄丘之葛兮何誕
之節兮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
延相連及也今生閏節則於憂患相及緩矣故曰
何誕之節兮也何者以所不知為問兵法曰其節

短故此以誕節譏切衛伯又曰彼來葛兮一日不
見如三月為葛所以為綿絺言事雖小一日不見
於君憂及於讒矣又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河滸
為木所盛危地也然潤澤葛藟而生之則亦所以
自固今王棄其九族則曾是之不如也瓜葛皆延
蔓相及故屬之綿遠者取譬瓜葛又曰葛生蒙楚
棘蔓于野言葛生高而蒙楚棘生卑蔓於野各緊
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祭章隨焉所以一心乎
君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左
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護草

草之可以忘憂者故曰護草護忘也詩曰焉得護
草言樹之背言以憂思不能自遣故欲以此華樹
之背也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刑棘丹棘
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念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
合歡養生論以爲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即此是也
亦或謂之鹿葱蓋鹿食此草故以名云壺子所謂
鹿性警烈多別良草常食九物餌藥之人不可食
鹿以鹿常食鮮毒之草是故能制散諸藥內則辨
之不可食者一曰鹿胃胃其受食之府也則尤
不可食矣九草者葛葉華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
草薺頭蒿山蒼耳薺菜九也本草亦曰萱草一名
鹿葱華名宜男風土云懷妊婦人佩其華生男
也

芻

芻象草束之形故詩以况男女婚姻之相纏固
蓋薪芥而折之其束之宜也束芻雖不折然其體
散亂不可以不束也束楚則雖不束可也然猶將
束之也夫薪也芻也楚也猶將束之也可以人而
不如乎薪曰三星在天芻曰在隅楚曰在戶在天

據面言之在隅據地言之在戶則又擬乎人矣互
相備也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言
君子之道貧賤不能移如此西京雜記曰夫人無
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
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也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
爲纒倍纒爲綖此自少之多從微至著也士之立
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
也故贈君素絲一綖

白華

爾雅曰白華野菅傳曰已漚爲菅未漚人功故謂
之野菅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戒
也故曰相戒以養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言夫
婦之微以仁相和柔以義相纏固本如此今以之
予之遠於道故俾我獨兮也又曰英英白雲露彼
菅茅言夫婦之微爲上所覆露本如此今以遇天
步艱難故之子不猶也傳曰露亦有雲言天地之
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此言是也夫白華不管則
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菅兮與漚

麻漚紆漚管同義矣束芍與束薪束芻束楚同義矣逸詩曰雖有姬姜無棄蕉悴雖有絲枲無棄管剛管蒯猶所謂糟糠也

芍藥

韓詩曰芍藥離草也詩曰伊其相詭贈之以芍藥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者何也董子答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芍藥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鶯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群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華王芍藥為華相又或以為華王之副也華釋名曰牡丹之名或以姓或以州或以色或以地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華魏華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羅葉壽失潛溪緋以地著一撒紅鶴翎紅朱砂紅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九藥真珠紅鹿胎紅倒暈裡心蓮華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華出於民姚氏家此華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坂其地屬河陽然華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亦千葉出

於氏牛氏家比姚黃差小

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燕叔景亭牛氏獻此華
魏華者千葉肉紅華出於魏相仁溥家始燕者於
壽安山中見之斷以貢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
華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
至華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宅今
曹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僧耕之以植桑葉華傳民
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忠公嘗曰
人謂牡丹華玉今姚黃真爲玉而魏乃后也韞紅
者單葉深紅華出青州亦曰青紅故張僕射齊賢

有第西京某坊自青州以駝駝其種遂傳洛陽
中其色類腰帶故謂之韞紅獻來紅者華大多葉
淺紅華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華者因名
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華始開而白經日漸紅
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
葉華其未白而本肉紅如鴻鵠羽毛細葉麤葉者
安者皆千葉肉紅華出壽安縣錦屏山細葉者沈
佳倒暈檀心者葉紅凡華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
此華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
可愛一撒紅者多葉淺紅華葉杪深紅一點如人

以十指撮之九葉其珠紅者千葉紅華葉上有一
白點如珠密其葉變其葉爲九叢一百五者多葉
白華洛華以穀兩爲開候而此華常至一百五日
開丹州延州華皆千葉紅華不知其至洛之因連
華莖者多葉紅華青趺三重如蓮華華左華千葉
紫華出民左氏家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
珠砂紅多葉紅華不知所出有民間氏子者善接
華以爲生買地於崇真寺前治華圃有此洛陽豪
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華葉甚鮮向日視之如
腥血葉底紫千葉紫華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華

在叢中旁心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此他
華可延十日之久憶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華之出
比他最遠傳云唐中宗有宦官爲觀軍容使者華
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
者單葉長如拍板之狀色如玉深檀心洛陽人家
有亦少予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
其名後未見也潛溪緋華葉緋華出於潛溪寺寺
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華
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華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
過一兩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華故其

接頭尤難得鹿胎華多葉紫華有白點如鹿胎之
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
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華爲第一魏華未出時左華
爲第一左華之前惟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
類皆單葉華當時爲第一多葉華出後華黜矣今
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載本草然
於華中不爲萬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
多與荆棘無異土中皆取以爲薪自則天已後洛
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之流
皆善詠華當時有一華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
載於傳焉惟劉夢得詩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
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
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華不及洛陽甚遠是洛
華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埤雅卷第十八

埤雅卷第十八

音釋

鋤刑

總忽

總干

驚

驚居月

仲丑中

惛陸雲

萬都了

蕪蕪

蹂仁

繫孫

蕪齒改

慌荒

發芳禾

襖施

登登

絢大刀

穉肥

萬夷

洵

悴在事

酢醋

縑先刀

州草

刈魚

簡問

初女鎮

漆臻

洧委

被方末

澗滿

種童

陸陸

拒巨

壘唱

扱初洽

桐居六

酌余振

鎬胡道

頃頃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綌

州非卷第十九

天

釋入

天

風

雲

空

天

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周道至於洞酌於是為至故稱皇天皇天言乎其道也書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道格于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
王家伊尹以道佐人主者故曰格于皇天伊陟臣
扈巫咸遞降伊尹一等故伊陟臣扈曰格于上帝
巫咸曰又王家而已上帝亦曰五帝五帝五精之
君也周官大宰正言祀五帝者蓋其德以享先王
則爲有餘以祀大神示則爲不足故於祀大神示
享先王曰亦如之也蓋能又王家則可以享先王
矣不能格于皇天則不足以正祀昊天昊天者大
神也五帝則繼昊天者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
相見之時故禮於天祀皆未言昊天而已大司寇
曰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惟誓百官大宰稱祀不
言禋者精意以享曰禋大宰所以佐王事上帝大
矣主以道授無所事意故也然則士師乃言祀五
帝則沃尸又不言禋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及故
也大宰不言禋過禋之言也士師不言禋非過禋
之言也不及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
所當也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
爲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
冬言其位相備也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
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

天德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爲蒼天則於夏
爲皞於冬爲玄矣莊子曰玄天弗成又曰有而爲
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玄天者言乎其道也皞
天者言乎其德也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
無所至極耶故詩於高遠難訴每稱蒼天黍離曰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蒼伯曰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是也爾雅
曰穹蒼蒼天也穹言形蒼言之也黍離之詩初曰
仰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其明也
曰靡有攸力以念穹蒼言方是時厲王無道甚
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土宇而君子反無攸力以
念穹蒼也昊天者大以明與玄天反詩曰浩浩昊
天不駿其德蓋冬曰上天上天則宜玄其德矣夏
曰昊天昊天則宜駿其德矣今曰浩浩昊天不駿
其德則失其所以爲天矣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正言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莊子曰伏戲
得之以襲氣母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故於昊爲大
月令曰其帝大皞是也禮曰秋之爲言愁也方是
時萬物凋落而愁矣天是以閔焉詩序曰旻閔也
幽王之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昊天疾威昊天疾

厥尚非所宜昊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曰號泣于旻天正言旻天則望之以其閑也禮曰昊天不弔意亦是也傳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蓋悠悠蒼天貌明明昊天貌高高上天貌蒼天悠悠而巧言曰悠悠昊天昊天明明而小明曰明明上天則皆失其所宜非所以爲大矣蓋周之興也燕及皇天及其亂也非特萬物失其性雖大猶失其所宜矣故昊天不駿而上天之道不玄也昊天者大而明也之所臨下明所以照下至冬則其於命也復矣故天

雨

說文曰水从雲下也天地之氣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滄陰雲也亦或作隄滄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萋萋盛貌祁祁徐貌蓋雲欲盛盛則雨足雨欲徐徐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祁祁爲詩曰靈

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瑞應圖曰
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星暗也言夜而
兩風而星見於是督勸農桑此傳所謂務材訓農
者也鹽鐵論曰周公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雨
則必以夜夜者正雨之時詩曰我來自東雲雨其
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羈旅之愁於是為甚
故詩以言其情也雨無正曰雨曰上下者也衆多
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政者正也夫文一止為正
衆多如雨則無正矣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又
曰益之以霖霖滂沱大雨也小雨謂之霖霖釋名
曰言纒深溼露漬如人之沐唯及其上反而已根
不濡也蓋霖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霖也說文
曰秋種厚藴故謂之麥然則霖言其上霖言其下
矣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玄黍之苗也暑雨暴
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穰矣特以潤之
乃所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為善本俗五月謂
之分龍雨曰陽轍言夏雨多暴至龍各有分域雨
暘往作隔一轍而異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言小畜畜也升氣又自乎西故能為密雲而已傳
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又曰愁

霖雨晴曰霽雨而晝晴曰啓雨水曰潦時雨曰澍

雲

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四轉之形其上从二二者天中之陰也天中之陰應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爲雲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於一則爲云應於一則爲云應於二而盤薄則爲雲云旋也云者象其氣之舒云莊子曰於方以蓋衆議蓋取此古文雲字又有雲氣盤薄之形與乃字相類者乃字說文以爲象氣出之難氣自下而上至上而不得達所以爲氣出之難也春秋傳以爲乃者難辭其以此乎今云又爲云爲之云云有應而言也易曰變化

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爲聖人之事也故能常與吉會而占事知來象事知器云如雲爲象毋猴制字之意皆以天事言之故易君子謂之言行聖人謂之云爲詩曰洽比其鄰昏妯孔云傳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妯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隰旋兮變兮季女斯飢言小人在上當澤不下於民則柔良於是夫職管會也蔚鬱也陰陽鬱而成雲蒸

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傳曰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雨為雨地氣上為雲陰中之陽也天氣下為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兩者陰陽之和也然而朝雲喜陽暮雲喜雨故詩言膏蔚不雨之雲又言朝濟也賦曰朝臨行雲暮為行雨傳曰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則朝若陰散之時非所以為雨矣淮南子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澆雲波水詩曰蒼苔蔚兮南山朝濟則山雲草莽於此見矣論衡曰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

國南山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故詩主以言之昔天又志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晉雲如馬衛雲如犬雲者氣也地氣昇矣故雲成象亦以不同則山雲草莽水雲魚鱗理或然也左傳以馬分至終剛必書雲物蓋吉凶之兆有在於雲者故先王占焉傳曰青為蟲白為兵赤為旱黑為水黃為豐年此五雲吉凶之候也莊子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神人者乘虛不墜觸實不礙故能狎虎兕貫金石乘雲霧而浮遊如此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冬曰上天夏

則天隆而下冬則天升而上燠則雲揚而異寒則
雲陰而同故也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田
散萌而已矣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霧不塞
望浸淫被泊而已矣雪不封樹凌殄毒害而已矣
雲五色而為慶一色而成商或曰二色曰商外赤
內青謂之商雲太玄曰紫蜺商雲朋闈日其疾不
紫蜺商雲朋闈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君子
小人並進此其疾者所以不割也測曰紫蜺商雲
不知利也言紫蜺商雲並進則以紫蜺不刊故也
紫蜺以象小人商雲以象君子

或曰紫

書

說文曰凝雨說物者从彗蓋雲雨之可埽者也亦
能淨於穢若彗所謂以黍稷桃者以淨為義詩曰
雨暘漙漙見睍曰消雨雪浮浮見睍曰流言君子
體道在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睍日氣也纂要
曰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睍日初出曰明日
昕曰晡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昞日晚曰
旰日將暮曰薄暮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蓋之
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雰雰盛也三農之事
雪則欲盛而遍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

或曰紫

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兩言小雪言
盛也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
繼之曰既優既渥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
之滲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蓋驟雨不如久雪
之入土深且無沁溺又可以獲陽於根箸泥勝之
書曰少者九穀之精取汁以漬原蠶之沙和穀種
之未早今雪集則為粒淺則成華華謂之糝韓
詩外傳云雪華曰糝凡草木華多五出雪華獨六
出是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言雪之所加物
有死者霰其先至者也霰至則危亡之兆見矣霰
微而潤之微也霜集而後堅冰至霰集而後雪至
故詩易以為始亂之象爾雅曰雨霓為霄雪霓以
明省霄以消省詩曰見晁曰消蓋雪以微溫搏之
故散而成霰郭璞所謂冰雪雜下謂之消雪是也
說文曰霰稷雪也爾雅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
所謂糝雪義蓋如此今名瀟雪亦曰濕雪然臘雪
搏之無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搏畧如霄雪亦以微
溫搏之故也里語以為春雪不能獨聚癘癘其以
此乎夏小正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電

二

五

陽散陰為霰陰包陽為雹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霰是也申豐以為古者藏冰固陰涸寒而無電蓋陽無所洩電之所以生也電形今似半珠其粒皆三出蓋雲六出而成華電三出而成真此陰陽之辨也雪霜之類電冰之類造化權輿曰電者雨之冰也又曰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而方之氣虹蜺北方之氣雲雨電霰雲傳曰木雨華夏有電夏以陽始魚所洩及其晚出也故木至而華而夏有電歟

風

大地之氣噓而成雲噓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故曰谷風言其自易曰巽為風巽東南也今風更生於西則與兌之氣交矣故曰泰風言其交谷風風之厚者涼風薄也故谷風以刺俗薄朋友夫婦離絕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谷風之於天不能皆雨也亦或

以陰其於地也又不能皆生也亦有萎死者然則
人事豈可以責其全哉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凱樂也憂釋而為樂怒釋而為凱南風謂之凱風
則天地之怒氣於是釋焉故也詩曰北風其涼雨
雪其零北風其喑雨雪其霏風以譬威雪以譬虐
零蓋言寒霏蓋言散涼者其刻也喑者其和也自
今觀之雪勢布散無所不如其意或未艾也則風
候更和故是詩風以其喑雪以其霏為優喑喑聲
和也氣和則聲和矣詩曰終風且暴終風且霾卒
暵暵其陰虺虺其雷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
為霾陰而風為暵霾下也暵上也此言州吁之暴
逆於上下如風暴矣又增以藪如風霾矣又增以
暵如風暵矣又增以雷明有加也傳曰積風成雷
其此之謂乎爾雅曰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焱郭
璞以爲積蒸風從上下也焱蒸風從下上也按詩
傳云積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也則與璞之
意異矣蓋風之銳而上者為焱風之旋而上者為
積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焱
是也羊角即積是也今羊角轉旋而上如焰焚輪
之象也谷風一章曰維風及雨二章曰維風及積

兩者朋友相與致其道以下達之況也積者朋友相與致其道以上達之況也蓼莪初曰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卒曰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回風謂之飄風荀子所謂輕利僿遊卒如飄風者也發發暴也弗弗亂也烈烈以言幽王不惠律律以言幽王不平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匪風發兮是非有迫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有迫之車也偈偈者風生於火故物或以風化亦或以火西方之鹽以風化也東方之鹽以火化也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取其化自內出之象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生風風更以成火爾雅曰風與火爲庵以此故也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齊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水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列子曰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爾雅曰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也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

湛溢造化權輿以爲東方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溢風俗通曰猛風曰颶涼風曰濶微風曰飈小風曰颺

埤雅卷第十九

埤雅卷第二十一

中矣守尚書彙考卷之九十四

釋天

雷

斗

電

彙

月

虹

星

雷

說文曰除陽薄動雷而生物者也從雨晶象回轉之形今俗曰回雷回雷雷也震雷謂之劈歷震言所以振物也其緩者霆說文曰雷之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先儒或以霆爲疾雷蓋爾雅疾雷

謂之霆霓先儒豈讀此故誤歟亦或謂之電者霆亦非電也蓋音庭則爲雷音庭則爲電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又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皆宜音電古文雷字下从四田四日子至四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此其所以从四田也陰陽回薄此其所以从二四也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畏天威也小民不畏天威懈慢墮墮或至夫婦交措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慎玄女房中經曰雷電之子必病癩狂故曰有不戒其容

止者生丁不備也詩曰蘊隆嶽嶽言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轟轟而熱也說者以爲隆降而雷非兩雷也雷聲尚微熒然易曰雷雨之動滿盈發發洋溢之聲也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側在南山之下側言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下又言或在

其下雷風號令之況也詩曰雷高弗雨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故詩以況君明而令善法言鼓舞萬物者雷風牙鼓舞萬民者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傳曰雷不蓋牆令人腹中雷鳴今月上下如弦之時觸牆輒壞世俗忌之

物之相感有如此者蓋不可得而推也傳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禮曰甘雷同雷生石里謂之一同先王建國取法於雷雷者除中之陽也傳曰壘大一石刻萬雷雷之形蓋無害而雷其也故壘併畫雲雷象施不窮由此觀之畫績之事上以黃火以闔山以章水以龍略可知矣婦詩以爲雷師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此王大夫言之也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蓋曰風雷益則言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曰積風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是恒而已矣鶡冠子曰一葉蔽明不見大山兩耳塞耳不聞雷霆夫雷霆之震亦大矣今徒兩豆足以塞之又况障之有大於此者乎

電

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爲光者也雷从回電从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其電故也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从坤省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霆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之神氣也
說卦曰離為雷電火屬也蓋陰陽異格分爭激射
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今鐵石相擊則生
火燒石投井則起雷又況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
火之所激射乎易曰雷電噬嗑又曰雷電皆至豐
雷電噬嗑言雷電合而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
五日始電今早暎亦或雷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
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為噬嗑然雷電
合而章又不必雷電皆至若今震雷為雷俱起者
所謂雷電皆至者也故君子以折獄必用以象天
之至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曰燿燿震電不寧
不令言雷電變亂於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既令
萬物也董子曰太平之時雷不驚人既令啓發而
已矣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矣

月

說文曰大陰之精象形內象蟾桂之形故文从月
半兒而林罕以為象其未有蟾桂之狀也釋名曰
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
死復蘇生也晦月終之名也晦戾也火死為灰月
光盡似之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朔而月

出西方夕見夕莫也故王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
義取諸此所謂朝夕放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
於東方夜見尚書大傳以爲晦而月見西方謂之
朏朝而月見東方謂之朏蓋言異也詩曰東方之
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
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
兮履禮也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故詩舉以刺襄而
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君無失道如東方之
日以禮即我故彼姝者子在我室兮也臣無失道
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故彼姝者子在我闥兮也

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恒恒上弦也升言有隆
而無降恒言有盈而無虧也書曰哉生明又曰哉
生魄說者以爲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
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
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
逝於日乎此言士之或貴或賤或肆或拘在其上
與之如何而已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
苦於日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弦渡牛望
月而喘物之憚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屈子曰憊
於羹者吹蕪此之謂也蕪說積陽之氣生火火氣

之精為日積精之氣生水水氣之精為月故陽施
取火於日方書取水於月易曰離為日坎為月其
以此乎

星

三五曆曰星者元氣之英蓋精氣之中有元權者
也是精也月魄也雲魄也釋名曰祭雨曰非祭星
曰布非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書曰卿
士惟月歲只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
星是也月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詩曰月無干暉俾滂沱矣此之謂也蓋按夕病

於外則天下幸亂卿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
使難滋大而已故是詩刺之詩曰嗷彼小星三五
在東小星聚無名者三心五噶四時更見日月夫
婦之象也則大星以況姪婦而小星當賤妾矣蓋
諸侯一娶九女姪婦與媵而八故詩止以三五况
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先見者五噶以冬見於
東方最後見者賤妾之進御於君也猶之小星隨
此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則以夫人之處
下逮故也然進御之法姪婦兩兩當女故詩又以
參昂况之參昂二星也而又皆西方之星其在於

東則以夕並見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小星也
各以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惠及賤妾豈特人事
而已哉禮運曰天乘陽垂日星地乘陰竅於山川
豈陽之象也竅陰之象也堯典春曰日中星鳥夏
曰日永星火秋曰宵中星虛冬曰日短星昴或言
星鳥或言星火或言星虛或言星昴相備也蓋聖
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言星鳥則以見四星之形也
言星火則以見四星之火也先儒以爲四方七宿
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前成鳥後成龜形
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也傳曰龜與蛇交謂

之玄武則玄武七宿宜具龜蛇之形不得獨成龜
形而已以今垂象考之虛危以前象蛇室壁象龜
梓慎所謂宋鄭其饑乎今蛇乘龍是也蛇蓋虛危
之星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旂七旂
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
營室也四旂變言龜蛇亦以玄朔道之所在龜蛇
相成與乎三方不可謂之龜旒故也爾雅曰天根
氏也蓋以一名本亢亦或謂之天根周語曰辰角
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
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天根亢也本氏也駟房

也火心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傳曰營室之中土
功其始說者以爲定昏見而中然後可以營制宮
室故謂之營室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
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而
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謂之營室又非特取其
時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爲紀故事可列也蓋傳以
爲龍見而雲水昏正而裁若此之類所謂以日星
爲紀者也

斗

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

爲杓所以運量萬物莊子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
忒者也太玄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
盈言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隨斗轉徙而已鴟
冠子曰斗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指一方四塞俱成
此之謂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又曰豐其沛日
中見沫沫蓋星之微者薛云輔星理或然也孔子
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然則日
中見斗尚非所宜日中見沫尤非所宜矣蓋三應
上非所宜應而應焉非所宜應而應焉此昏所以
更甚於四也按豐離下震上離爲日震二陰一陽

二陰象魁一陽柄也故曰日中見斗詩曰曾孫維
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靈取象於雷斗
取象於斗周官王燕則膳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
亢禮今此曾孫維主更以大斗酌之則以尊事黃
耇非禮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爲厚也郊特
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則明王者不
敢主天與燕主膳夫同義

漢

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河精上爲天漢詩曰倬彼雲
漢昭回下天言水氣之在天爲雲水象之在天爲

漢今皆倬然昭明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入口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言早久而繁星備見繁星備
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
以今觀之炎夏早暎而熱則小星森布如棊星陽
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詩曰維
天有漢監亦有光言有光而無所明也蓋況幽王
無監察之實矣又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
長庚織女則以況其內牽牛則以況其外跋彼織
女不成報章言有織之名與象而已無成女事衣

被之實也。脫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牽之名與象而已。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啓明則以況其左長庚則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人以啓導王德或當養人以賡王事。今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又曰有揅天畢載施之行。天畢又以況王也。畢者所以助載罪實則天漢言幽王誓不足以照察天畢言幽王惠不足以化養亦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星皆在天而天漢天畢獨言天則以況王故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徹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兩柄之

揭十南斗也。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箕在南則斗在北矣。箕則以況其前斗則以況其後。不可以數揚言有箕之名而已。於養人無數揚之實也。不可以挹酒漿言有斗之名而已。於養人無挹注之實也。箕之用在舌言翁則其形反矣。斗之用在柄言揭則其形覆矣。此又言箕斗之將落而其象變也。蓋二十八宿者經星舍於天而不動者也。至於向晨則天牽之而西沒。故此於斗言西柄之揭是詩於織女言不成報章則非不以也。不成而已矣。牽牛言不以服箱則非不可也。不以而已矣。於織女

言跋猶有織之象也於牽牛言院猶有牽之象也
至於箕斗言不可以跋揚不可以把酒漿其舌則
言翕其柄則言揭以明幽王內外左右前後之臣
其惡皆有加而無已也監亦有光猶有光也載施
之行則言天單虛設於上具位而已矣夫幽王之
君臣皆有名位而無照祭化養衣被轉輸啓導賡
續黻揚挹注育人之實此東國之所以困於後而
傷於財也故其卒篇所陳如此夏小正曰漢按戶
漢按戶言正南北也

虹

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間者
雌一口亦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
說文解寬以爲屈虹青赤亦或白色陰氣也今俗
謂虹爲虹音紅絳也一名蝦蟇爾雅曰蝦蟇謂之
蜺蝦蟇也蜺爲擊賦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
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故又借爲實虹小子之
虹虹潰也詩曰蝦蟇在東莫之敢指說者以爲夫
婦過禮則虹氣盛諱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
世虹霓不見則夫婦過禮虹氣爲盛理或然也蓋
地氣還夫天氣不復於是成虹虹天之淫氣也夫

水氣之在天成虹又天之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況於人乎所以痛止夫奔也故曰蠖螭止奔也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哉升雲言朝則以況淫奔之始蠖螭言晚則以況其終終則言不復雨矣雨者和之象也先儒以爲雲薄徧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曜日自側視之則常爲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常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依陰雲而出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

西望東去故詩云蠖螭在東煉之文以東以此故也蠖則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之唯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文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出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綉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光所燦

增雅卷第二

增雅卷二十

音釋

襲思列

續演

墨雷

噬根制

渣埴

曠漢

燁為無

眩明適

眺勅了

胸女六

姝殊

拙芳尾

遡蘇故

囑竹故

娣孫屬

媵以證

旂渠希

旂尤

旗于

旒除燭

涸目

雩羽俱

部步口

瞞如庚

印吊

跂奇連

皖華館

抹未

翕詩及

蝦丁哥

竦丁孔

挈舌結

漬會

穀斛

嘉靖元年孟冬刊行于贛州府之清獻堂

